

## 聆听清音

郭发仔

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,每一个睡意朦胧的清晨,似乎都是被一片鸟鸣声唤醒的。

“咕咕,咕——”一只珠颈斑鸠被熹微的晨光惊醒,它的叫声中气十足,像一股无形的流,由远而近,把我从各种梦的边缘拽了出来。

推开窗,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。天空是白的,房子是亮的,金色的阳光从树梢漏下来,洒在楼房的墙面上,斑斑点点。斑鸠还在练着浑厚的嗓子,耳畔又传来一阵清脆的啾啾声。屋檐下,几只小小的麻雀缓在晾衣绳上,叽叽喳喳的,亲昵地啄着对方的羽毛,又挑逗般地看了看我。鸟的鸣叫声似乎点醒了我一天的生活,一伸腰,顿时天宽地阔,神清气爽。

楼下是一片景观地,很多时候,我误以为住进了一片森林。黄葛树盘根错节,树冠葳蕤;秋枫树、樟树笔直挺拔,高耸入云,独享一片天空;桂花树多,丹桂、金桂、四季桂,散落在肆意生长的灌木丛中,抬头便是一棵,它们似乎忘了季节的界限,在天气晴好时,不经意间便会打开细碎的花苞,空气中便有暗香浮动。最惹眼的,是对面的一蓬小金竹,枝枝蔓蔓,尖细而密集的竹叶一片翠绿,浓淡相宜,似是而非,一副青春永驻的模样,又仿佛一方墨迹未干的写意画。

我一直迷惑,那斑鸠的咕咕声幽远而洪亮,似乎绕过每一根树枝,穿透了每一片树叶,它应该栖身在何处?我抬头搜寻着每一个枝丫,除了沙沙的风声,始终不见斑鸠的踪影。

“喳喳喳”,枝丫上一只喜鹊立在腊梅枝上,随着摆动的枝条有节奏地晃动。它一声接一声地叫着,仿佛在呼唤同伴,又似乎心怀喜事,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。此刻,孑然的它并不觉得孤单,它快乐着一个

人的快乐,把周围的空气都撩拨得喜气盈盈。  
“唧唧,唧唧”,脚下的草地上,是山麻雀的地盘。它们体型比麻雀大,一只只却比小麻雀斯文得多,三三两两,不紧不慢地踱步,又低头在草地上啄食。它们把寻食当作一种娱乐,忽而掀翻一片枯叶,煞有介事地啄几嘴;忽而聚首窃窃私语,似乎在谈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这座城市里,它们已经习惯了闹中取静,全然不顾来人。直到近了跟前,它们才抬起头来,朝我投来警惕的目光,转身跳跃着,退避三舍,似乎厌弃我贸然闯进它们的世界,就像曾经我们厌倦它们搅乱我们的生活一样。

小时候,我守谷场时,坐在屋檐下,盯着苦楝树上的一群麻雀看。蹲守在屋顶瓦片上的一大群麻雀早已垂涎欲滴,黑压压一群盖下来,喳喳喳一阵得意地叫。人们一般都会拿竹岔子驱赶,麻雀也不怕人,待人近了才扑棱棱飞上屋顶,此时的谷子已经薄了一大层。我并不着急赶麻雀,我喜欢看它们贼头贼脑的样子,看它们得寸进尺的样子,看它们挑肥拣瘦的样子。其实,我不驱赶这些小家伙,是因为我想看清楚人们讨厌的麻雀究竟是什么模样。它们很小,但小小的脑袋转得快,不仅会算计自己的生活,也会掂量村子里人的生活。遗憾的是,人间烟火气中容不下与人争食的麻雀,那些调皮的精灵从生活中消失了。再后来,鸟儿踪影全无,似乎去了一个遥远的世界。

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村子里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是怎么消失的,我总感觉离开自然太久,麻木的神经已经被坚实的垒墙围困,已经想不起世界本来的样子。

喧嚣的城市里,我庆幸遇到这片林子,啾啾而鸣的鸟儿让我有了天高地远的遐思。行走在小区的林子里,我俨然一只鸟儿,在枝叶间徜徉,在坐卧间唱和自然的清音。



## 春来品花正当时

庞凤琴

我喜欢花,能叫出名字的花却不比甲骨文多,更多的时候我识花只能叫出个大类,如“多肉”“藤类”,或菊科、蔷薇科什么的。养了几年的花,过嘴便忘其名,看到美丽的花,还是忍不住要问问是什么花,如何养护等等。

有些花虽美,但名字太功利,便不去刻意记它们的名字,“花开富贵”“步步高升”“金玉满堂”,就像过年贴的对联,感觉都差不多。蓝色花少见,“蓝色妖姬”又有几分人为的妖艳。喜欢“凌波仙子”水仙花,每年春节前总要去花店买个水仙种球,经高人切割后,便静待其吐芬芳展仙姿,春节期间,水仙错落有致次第



春曲 李海波 摄

开放、凌波欲飞。水仙花期短,春节过后便低首弯腰,呈暮年状,但曾经的芬芳、仙气给人留下了足够深刻的记忆。

近两年,嗅觉忽然敏感起来,水仙绽放时的香气太过浓郁,便如告别年轻岁月般,与水仙渐行渐远,然其形髓早已深藏于心,每遇描写水仙的诗文,就反复品咂,追忆与其相知的年年岁岁,与作者同喜同悦同感受。
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《咏水仙》写道:

它们密集如银河的星星,像群星在闪烁一片晶莹;它们沿着海湾向前伸展,通往远方仿佛无穷无尽;一眼看去就有千朵万朵,万花摇首舞得多么高兴。粼粼湖波也在近旁欢跳,却不如这水仙舞得轻俏;诗人遇见这快乐的旅伴,又怎能不感到欢欣雀跃……

此诗不仅写出了水仙随风而舞的美妙形态,也写出了水仙花带给诗人精神的慰藉,当孤独忧郁来袭,想一想那一大片沿海湾伸展舞动的水仙,诗人便又喜悦满怀,达到了一种“物我一体”

## 油菜花讯

欧阳诗琪

一只蝴蝶停在我的指尖,带来春的信笺。风在传说花亭湖畔的油菜花讯,那龙山脚下,湖外湖边,大片大片的金黄,河岸,山坡,田野,层层叠叠,叠叠层层。每一朵花,每一片叶,欣欣然,迎风招展,向天空呐喊,炫目的明黄,一幅新生态的模样。

“吹苑野风桃叶碧,压畦春露菜花黄。”三月伊始,故乡太湖县十万亩油菜竞相开放,蔚为壮观。乡人奔走相告。从大别山腹地到长河两岸、泊湖之滨,黄灿灿的油菜花

的美妙境界。诗中水仙既是自然之魂的象征,也是诗人赖以寄托的一种精神象征。

清代钱登选也有一首《咏水仙》:

诗书亦自有声香,对尔芳情觉韵长。以素示人还尚白,其中正色更流黄。

勿言萧艾修容好,举似灵芝随地良。独夜挑灯深照影,非仙非俗也清狂。

古诗词凝练隽永,钱诗不仅写水仙芳香韵味幽长,写其形色,也写诗人对水仙的喜爱之情,挑灯夜照,诗者清狂之态与水仙清雅恣意绽放相映成趣。

学友纪永贵为研究杏花文化学者,居杜牧笔下牧童遥指的杏花村所在地安徽池州,撰文写书讲学,杏花多为主题之一。编选《中国杏花文化经典读本》,并写有杏花绝句近百首,描摹了杏花的千姿百态,拈一首《墙边杏》来品:

不逐流红不过墙,自开自炫自凝香。春光一缕方投影,倒印莓苔入画廊。

人常议出墙红杏,纪君关注更多的是墙边、路旁、河边沾满露珠、独自绽放的杏花,以及被折枝的杏树等。诗中,没有随波逐流的杏花“自开自炫自凝香”,有王维笔下辛夷花之趣,不同于辛夷花在寂静山涧的自开自落,墙边杏花倒印入画,不仅为自然添了一笔美丽景致,而且那种怡然自得的美感也让观者身心愉悦,似乎在说:“你看不看,我也是一幅画。”

纪君对水仙着墨也颇多,从水仙入室培育、绽放到衰败,细观微察,写尽水仙一生:

来时只有一枝香,未忍抛丢养在堂。怕她嫌她颜色暗,多开几朵点鹅黄。

诗成只见四团开,一夜狂追五朵来。莫道花儿争色相,芳心深处有楼台。

芳心寂寞一何绿,大限来时不肯休。俯首折腰非有恨,花开着地也风流!

花儿也是有灵性的,其拼力萌发之势,绽放招摇之态,凋敝不屈之姿,给人以精神激励。读纪君的花卉诗,能读出花之魂,花如人生,果不其然。

总认为爱花者必有花之灵秀,女之美男之俊,幼之可爱老之澄净,品性趣味皆如花之所有。爱花者亦有爱美之心,既颐养自我性情,也观他者之美。花无高低贵贱,生长绽放即美,人亦如此,无论身处高峰还是低谷,都不可遏制一颗爱花的心,海边有水仙,沙漠有玫瑰,种花不成,就去赏花。

此刻,冬去春又来,阳光明媚,整拾一方花圃心田,植一株心仪之花正当时。

蜿蜒起伏,绵延到每一个乡村,盛开在农家房前屋后。

春天的景象开始重叠,在脑海里挥之不去,沁人心肺的花香,弥漫整个世界,在阳光下沉淀。一群群蜜蜂,在花间飞舞,酿造甜蜜的生活,就如辛勤的农人努力奔波,一直用心尽力,捕捉细微的幸福。

“春江一望微茫。辨桅樯。无限青青麦里、菜花黄。”花园圩曾因万亩油菜花而得名,城西乡“幸福畈千亩示范片”、新仓镇“长河两岸油菜花园”、大石和徐桥的“环湖花带”、晋熙和小池的“观花长廊”。生在太湖,在哪里都能遇见油菜花,每一处都让人惊艳,让人震撼。

油菜花是属于乡村的色彩,单调简洁,像乡下的小姑娘,纯朴而美好。生长于乡野,无需过多的关注,也无需过多的喝彩,但只要遇见,总是叫人心动,叫人刻骨铭心。